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合同文字記

入話： 吃食少添鹽醋，不是去處休去。  
要人知重勤學，怕人知事莫做。

話說宋仁宗朝慶歷年間，去東京汴梁城離城三十里，有個村，喚做老兒村。村裡有個農莊人家，弟兄二人，姓劉，哥哥名劉添祥，年四十歲，妻已故；兄弟名劉添瑞，年三十五歲，妻田氏，年三十歲，生得一個孩兒，叫名安住，年三歲。弟兄專靠耕田種地度日。

其年因為旱澇不收，一日，添瑞向哥哥道：「看這田禾不收，如何過日？不若我們搬去路州高平縣下馬村，投奔我姨夫張學究處趁熟，將勤補拙過幾時。你意下如何？」添祥道：「我年紀高大，去不得。兄弟，你和二嫂去走一遭。」添瑞道：「哥哥，則今日請我友人李社長為明證，見立兩紙合同文字，哥哥收一紙，兄弟收一紙。兄弟住他州趁熟，『人無前後眼』，哥哥年紀大，有桑田、物業、家緣，又將不去，今日寫為照證。」添祥言：「兄弟見得是。」遂請李杜氏來家，寫立合同明白，各收一紙，安排酒相待之間，這李社長對劉添祥說：「我有個女孩兒，劉二哥求作媳婦，就今日說開。」劉大言：「既如此，選個吉日良辰，下些定禮。」

不數日完備，劉二辭了哥哥，收拾了行李，長行而去。只因劉二要去趁熟，有分教：去時有路，回卻無門。正是：  
旱澇天氣數，家國有興亡；  
萬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

當日，劉二帶了妻子，在路行了數日，已到高平縣下馬村，見了姨夫張學究，備說來趁熟之事。其人大喜，留在家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兩年。這劉二嫂害著個腦疽瘡，醫療一月有餘，疼痛難忍，飲食不進，一命傾世。劉二痛哭哀哀，殯葬已畢。又過兩月，劉二懨懨成病，醫療少可。張學究勸劉二休憶妻子，將息身體，好養孩兒安住。又過半年，忽然劉二感天行時氣，頭疼發熱。正是：

福無雙至從來有，禍不單行自古聞。

害了六七日，一命嗚呼，已歸泉下。張學究葬於祖墳邊劉二嫂墳上，已畢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安住在張家村裡一住十五年，孩兒長成十八歲，聰明智慧，德行方能，讀書學禮。一日，正值清明節日，張學究夫妻兩口兒打點祭物，同安住去墳上祭掃。到墳前將祭物供養，張學究與婆婆道：「我有話和你說。想安住今已長成人了。今年是大通之年，我有心待他將著劉二兩口兒骨殖還鄉，認他伯父。你意下如何？」婆婆道：「丈夫，你說得是。這的是陰鷲勾當。」

夫妻商議已定，教安住：「拜了祖墳，孩兒然後去兀那墳前，也拜兒拜。」安住問云：「父親，這是何人的墳？」拜畢，學究言：「孩兒休問，燒了紙，回家去。」安住云：「父親不通名姓，有失其親。我要性命如何？不如尋個自刎。」學究云：「孩兒且住，我說與你，這是你生身父母。我是你養身父母，你是汴梁離城二十里老兒村居住。你的伯父劉添祥。你父劉添瑞同你母親劉二嫂，將著你年方三歲，十五年前三口兒因為年歉，來俺家趁熟。你母患腦疽瘡身死，你父得天行時氣而亡，俺夫妻兩口兒備棺木殯葬了，將孩兒如嫡親兒子看養。」

不說萬事俱休，說罷，安住向墳前放聲大哭，曰：「不孝子那知生身父母雙亡？」學究云：「孩兒不須煩惱！選吉日良時，將你父母骨殖還鄉，去認了伯父劉添祥，葬埋了你父母骨殖。休忘了俺兩口兒的撫養之恩！」安住云：「父親、母親之恩，過如生身父母，孩兒怎敢忘恩？若得身榮，結草銜環報答！」道罷，收拾回家。至次日，交人擇選吉日，將父母骨殖包裹了，收拾衣服、盤費，並合同文字，做一擔兒挑了，來張學究夫妻兩口兒。學究云：「你爹娘來時，盤纏無一文，一頭挑著孩兒，一頭是些窮家私。孩兒路上在意，山峻難行，到地頭便稍信來，與我知之。」安住云：「父親放心，休憶念！」遂拜別父母，挑了擔兒而去。

話休絮煩。卻說劉添祥忽一日自思：「我兄弟劉二夫妻兩個都去趁熟，至今十五六年，並無音信，不知有無？」因為家中無人，娶這個婆婆王氏，帶著前夫之子來家，一同過活。一日，王氏自思：「我丈夫老劉有個兄弟，和姪兒趁熟去，倘若還鄉來時，那裡發付我孩兒？好煩惱人哉！」

當日春社，老劉吃酒不在家。至下午，酒席散回家，卻好安住於路問人，來到門首，歇下擔兒。劉婆婆問云：「你這後生尋誰？」安住云：「伯娘，孩兒是劉添瑞之子，十五年前，父母與孩兒出外趁熟，今日回來。」正議論間，劉大醉了回來，見了安住，問云：「你是誰？來俺門前做甚麼？」安住云：「爹爹，孩兒是安住！」老劉問：「你那父母在何處？」安住去：「自從離了伯父，到路州高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趁熟，過不得兩年，父母雙亡，止存得孩兒。親父母已故，多虧張學究看養到今。今將父母骨殖還鄉安葬，望伯父見憐！」

當下老劉酒醉。劉婆言：「我家無在外趁熟人，那裡走這個人來，胡認我家？」安住云：「我見有合同文字為照，特來認伯父。」劉婆教老劉：「打這廝出去，胡廝纏來認我們！」老劉拿塊磚，將安住打破了頭，重傷血出，倒於地下。有李社長過，問老劉：「打倒的是誰人？」老劉云：「他詐稱是劉二兒子，認我又罵我，被我不打倒推死。」李社長云：「我聽得人說，因此來看。休問是與不是，等我扶起來問他。」

李社長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安住云：「我是劉添瑞之子，安住的便是。」社長問：「你許多年那裡去來？」安住云：「孩兒在路州高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撫養長成，如今帶父母骨殖回鄉安葬。伯父、伯母言孩兒詐認，我見將著合同文字，又不肯看，把我打倒，又得爹爹救命。」

社長教安住：「挑了擔兒，且同我回去。」即時領安住回家中。歇下擔兒，拜了李社長。社長道：「婆婆，你的女婿劉安住將看父母骨殖回鄉。」李社長教安住將骨殖放在堂前，乃言：「安住，我是丈人，婆婆是你丈母。」交滿堂女孩兒出來：「參拜了你公公、婆婆的靈柩。」安排祭物，祭祀化紙已畢，安排酒食相待，乃言：「孩兒，明日去開封府包府尹處，告理被晚伯母、親伯父打傷事。」

當日歇了一夜，至次早，安住逕往開封府告包相公。相公隨即差人捉劉添祥並晚婆婆來，就帶合同，一並赴官。又拘李社長明正。當口一千人到開封府廳上，包相公問：「劉添祥，這劉安住是你姪兒不是？」老劉言：「不是。」劉婆亦言：「不是。既是親姪兒，緣何多年不知有無？」

包相公取兩紙合同一看，大怒，將老劉收監問罪。安住告相公：「可憐伯伯年老，無兒無女，望相公可憐見！」包相公言：「將晚伯母收監問罪。」安住道：「望相公只問孩兒之罪，個乾伯父伯婆之事。」包相公交將老劉打三十下。安住告相公：「寧可打安住，不可打伯父。告相公，只要明白家事，安住日後不忘相公之恩！」

包相公見安住孝義，發放各回家：「待吾具表奏聞。」包相判畢，各自回家。朝廷喜其孝心，旌表孝子劉安住孝義雙全，加贈陳留縣尹，全劉添祥一家團圓。

其李社長選日，令劉安住與女李滿堂成親。一月之後，收拾行裝，夫妻二人拜辭兩家父母，就起程直到高平具，拜謝張學究已畢，遂往陳留縣赴任為官。夫妻諧老，百年而終。正是：

李社長不悔婚姻事，劉晚妻欲損相公嗣；

劉安住孝義兩雙全，包待制斷合同文字。  
話本說徹，權作散場。